

WILD: FROM LOST TO FOUND ON THE PACIFIC CREST TRAIL

走出荒野

[美] 谢莉尔·斯特雷德 / 著 靳婷婷 张怀强 / 译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WILD: FROM LOST TO FOUND ON THE PACIFIC CREST TRAIL

走出荒野

[美] 谢莉尔·斯特雷德 / 著 靳婷婷 张怀强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出荒野 / (美) 斯特雷德著; 靳婷婷, 张怀强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3.1

书名原文: Wild: From Lost to Found on the Pacific Crest Trail

ISBN 978-7-5086-3777-8

I. ①走… II. ①靳… ②靳… ③张… III. ①游记 - 作品集 - 美国 - 现代 IV. 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 304181 号

Wild: From Lost to Found on the Pacific Crest Trail by Cheryl Strayed

Copyright © 2012 by Cheryl Straye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Zachary Shuster Harmsworth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发行销售

走出荒野

著 者: [美] 谢莉尔·斯特雷德

译 者: 靳婷婷 张怀强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298千字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2-6684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3777-8 / I · 354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献给布赖恩·林德斯特伦以及我们的孩子，卡弗和鲍比

作者的话

这本书是以我的私人日记为基础整理而成的。在写作过程中，我查阅了能够找到的所有资料，向书中出现的一些人物进行请教，尽可能通过回忆将当时的情景原貌再现给大家。本书中的人物和事件都是真实的。但为了保护人物隐私，我对一些会暴露人物身份的细节稍作了变动，并在不影响本书的真实性和故事主体的前提下，适当隐去了部分人物和事件。

这里的树木高耸入云。此时，我正站在北加利福尼亚州一处陡峭的山坡上，一览脚下这些树木的高大身姿。我刚刚脱掉徒步旅行靴，左脚的靴子已经沉入树海。我硕大的背包倒在了这只靴子上，将靴子弹到了空中，它掠过铺满沙砾的碎石径，飞过山路的边缘，在下面一块突出来的岩石上反弹了一下，接着就飞入山坡上郁郁葱葱的树丛之中，再也没了踪影。我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虽然我已经在野外生存了38个日夜，对“万事皆有可能”这句话已经深有体会，而且已经见识了任何意外都可能会发生的无奈，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能在突发情况下依然稳如泰山。

我的一只靴子就这么没了，真的就这么没了。

我把另一只靴子像抱婴儿一样紧紧贴在胸口，但这又有何用呢？少了一只靴子，另一只又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它什么都不是，已沦为永远的孤儿。对它，我不能留一丝悲悯之心。这只靴子可真不是个小物件，沉甸甸的，是一只棕色皮革制成的、带有红色鞋带和银色金属扣襻儿的Raichle牌徒步靴。我把靴子高高举起，用尽全力抛了出去，眼睁睁地看着它飞入葱郁的密林，目送着它离开了我的世界。

我赤着双脚，形单影只。当时，我26岁，和那只靴子一样，也是个孤儿。几周前，我把我的姓名告诉了一个陌生人。我告诉他，自己在这世上总有种离群之感。他说，人如其名，我就和我姓氏传达的意思一样，是个无依无靠的

人。^①我的父亲在我 6 岁的时候就离开了家，母亲在我 22 岁时离开了人世。在守夜的那天晚上，我的继父在我眼中完全丧失了“父亲”的形象，变成了一个我几乎不认识的人。虽然我努力想要修补伤痛导致的家庭裂痕，但陷在悲恸之中的姐姐和弟弟还是跟我渐行渐远。最终我也只好放手，跟他们疏远了。

在把那只靴子扔过山崖边缘之前的几个年头中，我其实早已将自己扔出了边缘地带。我游荡荡荡，四处漂泊，居无定所。我从明尼苏达州漂到纽约，又从俄勒冈州漂过美国的整个西部。直到 1995 年的那个夏天，赤着双脚的我终于悟到，我与这个世界是相连的，而非分离的——我找到自己了。

这是一片我从未涉足过的世界，但它却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再三踟蹰之后，我将伤痛与困惑、畏惧和希望一起揣在心中，踏上了这片土地。在我看来，这既会将我磨炼成我梦想成为的那个女人，也会让我重新做回那个曾经天真烂漫的女孩。这里有两英尺宽，绵延 63 英里。^②

这里就是太平洋屋脊步道。

第一次听闻这条步道，还是短短的七个月前。那时，我还失魂落魄地住在明尼阿波利斯市，与我还爱着的男人的婚姻已经走向了终点。我站在一家户外用品商店里排队等着为一把可折叠铲子付款的时候，偶然在旁边的一个书架上发现了一本书，《太平洋屋脊步道第一辑：加利福尼亚州》。我拿起来读了读封底，封底上的介绍说，太平洋屋脊步道是一条绵长的野外步道，从美国的加州与墨西哥交界的国境起始，沿着拉古纳（Laguna）、圣哈辛托（San Jacinto）、圣贝纳迪诺（San Bernardino）、圣加布里埃尔（San Gabriel）、利伯利（Liebre）、蒂哈查皮（Tehachapi）、内华达（Sierra Nevada）、克拉马斯（Klamath）以及喀斯喀特（Cascade）九大山脉，一路蜿蜒至加拿大境内。这条步道起点到终点的直线距离只有 1 000 英里，但是实际长度却是这个距离的两倍多。它蜿蜒过加州、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的全境，穿越了国家公园和荒野，切入联邦政府、部落和私人的土地，绵延过沙漠山地、热带雨林，又横穿江河与高速公路……我把书翻过来，直愣愣地盯着书的封面出神：湛蓝的天空

① 作者姓 Strayed，该词意指小动物“走失、失去主人”。——译者注

② 1 英尺≈0.3 米，1 英里≈1.6 公里。——编者注

下，一个被岩石峭壁环绕的湖泊。然后，我把书放回书架，付了铲子的钱，离开了小店。

但没过多久，我就折回店里把这本书买了下来。当时，对我而言，这条步道并不意味着一个崭新的世界，而仅仅是个模糊而奇特、充满了神秘和希望的想法。我用手指在地图上循着它蜿蜒曲折的线条摸索着，心中似有什么东西破土而出了。

我下定决心，要沿着这条路线走完全程，就算走不完，也要在大约 100 天的时间里尽可能地试一试。当时，我已经和丈夫分居，独自一人住在明尼阿波利斯市的一套房子里。我在一家饭店做服务生，生活一团糟，可谓跌到了人生的谷底。每一天，我都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深井之中，眼巴巴地抬头仰望。就是在这口所谓的井中，我下定决心，要成为一名野外单人徒步旅行者。这有何不可呢？我这一辈子已经扮演过不少角色了：我既是个体贴的老婆，又是别人的第三者；我是妈妈的乖女儿，如今却在佳节时分形影相吊；我野心勃勃、争强好胜，是个志向高远的作家，却无奈在一个个卑微的职位之间来回切换，在毒品中醉生梦死，还和男人随意厮混。我的祖父是位宾夕法尼亚州的挖煤工，父亲是名炼钢工人，后又转业为销售员。父母离异后，我与母亲、姐姐和弟弟住在净是些带着孩子的单身母亲居住的社区里。十几岁的时候，我住在明尼苏达州北部树林里的一幢连室内厕所、自来水和电都没有的房子里，过着一种重归田园的生活。尽管如此，我在高中的时候成为啦啦队队员，还被封为舞会皇后。在这之后，我离开家去上大学，在学校里成了一名左翼激进派女权主义者。

可是，只身一人在野外跋涉 1 100 英里会怎样呢？这种挑战我还从来没经历过。试一试，又有何妨？

当我赤着双脚站在加州的那座山头上时，当我带着些许冲动决意徒步走过太平洋屋脊步道来拯救自己时，这些往事仿佛已离我很远，犹如与我隔世一般。我想，我经历过的所有这些事，或许就是为了让让我踏上这次旅程吧。但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臆断，唯有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人生的每一天，我才能作好迎接未来每一天的准备。而有时，即使走好了今天的路，明天发生的不测也还是会让我惊得措手不及。

这么说来，我那双从山坡上滚落树海、再也遍寻不到的靴子，就是一个让我防不胜防的不测。

说实话，目送靴子离我而去时，我的心里悲喜参半。在脚踏着这双靴子的六个星期中，我跋涉过了沙漠和雪原，看遍了奇形怪状、颜色各异的树木花草，跨越了崇山峻岭、原野荒郊，也见识了难以言状的奇景。在这段旅程中，这双靴子已经让我脚上磨出了水泡和老茧。拜它们所赐，我的脚趾已经硬化发黑，我只能忍着剧痛，把四个脚趾上的指甲生生扯了下来。在我与这双靴子诀别之际，我早已受够了它们，而它们也受够了我。但说实话，我同时也真心地爱着这双靴子，它们于我而言已经不是身外之物，而是与我的背包、帐篷、睡袋、饮水过滤器、超轻型炉子、防身用的橙色小口哨以及那年夏天我随身携带的每一件物品一样，成为我身体的一种延续。我熟悉这些东西，依靠这些东西，是它们支撑我走完了全程。

低头看看脚下的树，高耸的树冠正在热风之中轻轻摇摆。我盯着这绵延不断的绿色，心想：这双靴子就归这些树木所有吧。我选择在这个地方歇脚，本是为了一览眼前的美景。在这7月中旬的午后，举目不见任何人迹，离这儿最近的我能拿到补给箱的小邮局，距离我也足有数天的脚程。在步道上碰到旅行者的概率并不是没有，但实在小得可怜，通常一连好几天都碰不到一个人影。能否碰到人其实并不重要，因为这是一场属于我一个人的战役。

我凝视着自己那赤裸的伤痕累累的双脚，呆望着脚上所剩无几的指甲。由于羊毛袜的保护，我的脚尖直到脚踝上方的皮肤一片惨白。而往上看去，我的一双毛发绒绒、肌肉紧实的小腿肚泛着黄铜色，上面满是泥土和星星点点的擦伤和划痕。我是从莫哈维沙漠（**Mojave Desert**）出发的，在用手触到在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交界处横跨哥伦比亚河的那座名字响亮的“众神之桥”之前，我决不会放弃。

遥望北方，那座让我心驰神往的大桥仿佛变成了一座灯塔，在北方召唤我；而回眺南方，望着我走过的路，是那片荒野教育了我、磨砺了我。我收回思绪，心中早已明了，只有一个选择。

继续走下去。

Contents

作者的话 IX

前言 XI

01 爱，万物生

爱，万物生 003

和自己决裂 023

弓背而立 033

02 路途

《太平洋屋脊步道第一辑：加利福尼亚州》 041

路途 056

同在两个方向上的公牛 071

林中唯一一个女孩 098

03 光之山脉

乌鸦学 115

永不迷失 133

光之山脉 144

04 荒野

流浪者 177

走了这么远 190

千树万树 205

荒野 220

05 斜风细雨不须归

雨盒子 235

马札马火山 260

混沌模式 272

太平洋屋脊步道女王 287

《共同语言之梦》 2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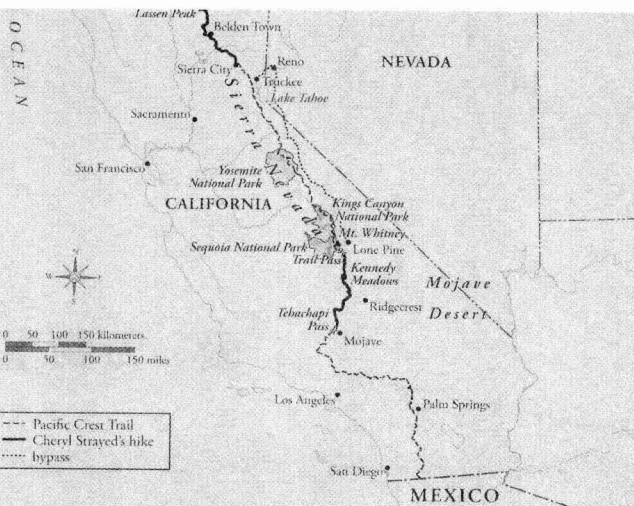
致谢 311



巨

大的幻灭，应会生出更大的希望。

——威廉·莎士比亚，《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



爱，万物生

我只身一人前往太平洋屋脊步道进行历时三个月的徒步旅行，可谓下过几次决心。第一次是未经大脑、一时兴起地想尝试一下。第二次，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决定要付诸行动。第三次打定主意后，我才开始了漫长的准备工作：花了几个星期购物、打包、处理杂事，辞去了服务员的工作，终于把离婚的烂摊子收了个尾，把自己的家当几乎变卖一空，和朋友们道了别，又去母亲的墓前看了她最后一眼。在这之后，我一路横穿美国，驱车从明尼阿波利斯赶到了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几天之后，我乘飞机到达洛杉矶，坐车到达莫哈维，又换车来到了太平洋屋脊步道和一条高速公路的交接点。

千呼万唤始出来，大显身手的时刻终于到了。但我突然意识到一个严酷的事实：这次徒步旅行必定是前途凶险——我这决心下得无厘头又欠考虑，未知的艰难险阻自不必说，途中肯定还充满了我始料不及的意外，况且我的准备工作又做得那么仓促……我转念一想：放弃吧？

但是，我的双脚已经踏上了旅程的起点。

尽管险恶层出，我还是咬着牙走完了全程。途中，我遇到了前所未见的大熊、响尾蛇和美洲狮，也惨遭水泡、过敏、擦碰和划伤的折磨。我一路上忍受着疲劳和饥饿、严寒和酷暑，挨过了日复一日的单调，只身从莫哈维沙漠一路

走到华盛顿州。

终于，在经历了漫漫日夜后，我走完了这条长路。我发现，实际上，我的太平洋屋脊步道之旅的起点并非始于我心血来潮决定上路的那一刻，而是始于我产生这个想法之前。那是四年七个月零三天前，当时我站在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市梅奥医院一个狭小的房间里，我刚被告知：母亲就要撒手人寰了。

记得当时我浑身上下一袭绿衣：绿裤子，绿上衣，头上戴的蝴蝶结也是绿色的。这套衣服是母亲亲手为我缝制的，我从小到大的衣服几乎都是她做的，其中一些衣服我巴不得天天穿在身上，也有一些我并不是很喜欢。我对身上这套绿衣服就并不是很“感冒”，但我还是穿了出来，以补偿母亲的一片良苦用心，也希望它能庇佑母亲。

那天，我穿着那套绿衣服，和继父艾迪陪着母亲在梅奥医院楼上楼下地跑了一整天。母亲接受了一项又一项的检查，与此同时，我的心里却渐渐浮现出一句祷告。可能用“祷告”这个词来形容我心中那一长串文字并不大合适，因为当时我在上帝面前一点儿也不恭谦，我连他老人家是否存在都心存怀疑。我心中的“祷告”，并不是“主啊，请怜悯我们吧”。

我想要的并不是上帝的怜悯，我根本不需要索要这种东西。我的母亲才45岁，气色看上去还算健康，她坚持素食已经多年了。她从不用杀虫剂，而是在花园四周种上了万寿菊来驱虫。我们几个孩子一患感冒，她就会逼着我们生吃大蒜来治病。像母亲这样的人，是肯定不会得什么癌症的。梅奥医院的检查结果一定会证明她是健康的，德卢斯市那些医生们的诊断到时就攻自破了，这是肯定的！德卢斯的医生们算老几啊？德卢斯又算老几啊？德卢斯？哼！那充其量只是个乡巴佬扎堆的小镇，那里的医生只会信口开河。一个45岁、不抽烟、常吃大蒜、崇尚自然的素食者怎么会到了肺癌晚期？这不可能！

让他们见鬼去吧。

对，这就是我的祷告：见鬼去吧，见鬼去吧，见鬼去吧！

可是，身在梅奥医院里的母亲，只要站上三分钟就会疲惫得支撑不住。

我们走过一个铺有地毯的长廊，眼前是一排轮椅。艾迪问：“要不要坐轮椅？”

“她才不需要那东西呢。”我说。

“就坐一下。”母亲说着，几乎瘫软在了轮椅上。她与我四目相视了一瞬，然后就被艾迪往电梯间推去。

我跟在后面，不让自己胡思乱想。终于，我们乘上了电梯，准备去见宣判命运的医生。我们总是叫他正牌医生，他会把母亲所有的检查结果汇总，然后把真相大白于天下的。电梯徐徐上升，母亲伸出手来，一边帮我把裤子整理好，一边用手指摩挲着裤子的棉质布料。

“这样就好啦。”她对我说。

当时我22岁，母亲怀我的时候也是22岁。她22岁有了我，我22岁时她却要离开我……不知为何，这个句子就在我的脑海中萦绕，一时间盖过了那句“见鬼去吧”的祷告。我的余生就要没有母亲相伴了。这种不祥的预感让我悲不自持，真想撕心裂肺地大声哀号。我竭尽全力，才将这个残酷的现实从脑海中挤了出去，强迫自己扭转想法。我安慰自己说，如果医生带来的是坏消息，他肯定会把我们领到一间办公室里，里面会放着一张锃亮的木制办公桌，医生会在那里通知我们。电视上都是这么演的。

可是事实并非如我所想。

我们被领到一间做检查的病房里，按护士的指示，母亲脱去上衣，穿上一件棉制的罩衫，罩衫上的带子在她的身侧松散地垂下。然后，母亲爬上了一张带软垫的台子，垫子上铺着白纸。她每动一下，身下的白纸就会发出哗哗啦啦的声音，听起来仿佛整间屋子都在炼狱之火中熊熊燃烧。我的目光落在了她裸露的背部，她腰间那微微凹进去的曲线依然散发着生命活力。她不会就这么离开的，她的背部就是最强有力的明证。我正盯着母亲的背发愣，我们的正牌医生走进了房门。他告诉我们，母亲若是能够再活一年，就是天大的奇迹了。他解释说，母亲的病已无药可救，医院已经回天乏术，决定放弃对她进行治疗，现在任何补救措施都是徒劳了。之后他安慰我们说，肺癌拖到这么晚才诊断出来的例子，并不算少数。

“但她不吸烟啊！”我反驳道，仿佛这能让医生推翻他的诊断结果，仿佛癌症是按常理出牌的好好先生，可以与之讨价还价一样，“她只在年轻的时候